



雪祭

忽培元·著

作家出版社



雪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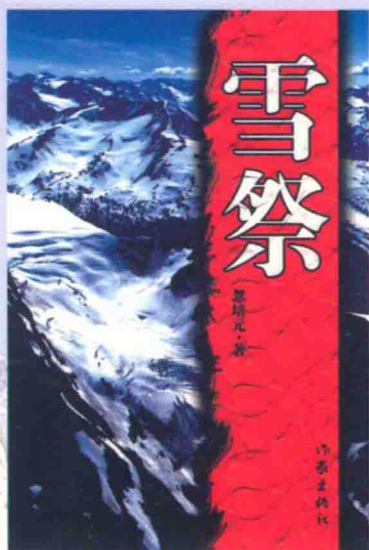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培元·著

作家出版社



忽培元，1955年12月生于陕北延安，喝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了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崇尚勤劳、淳朴、真诚、坚定。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长篇文学传记《阎红彦将军》、《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耕耘者——修军评传》；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难忘的历程》、《一枝一叶总关情》；散文特写集《山秀珍》、《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延安记忆》、《毛头柳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等。现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唐杰秀

插图：柳庄

封面设计：珞珈文化

谨以此书

献给我所敬重的农民兄弟；献给
长年累月为农业发展与进步而忘我工
作的人们。

序言（前言）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8)
第七章	(61)
第八章	(70)
第九章	(78)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7)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52)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6)
第十八章	(193)

关于《雪祭》(序言)

《雪祭——1992年古关纪事》是我1994年盛夏时节写完《群山》之后，着手创作的一部侧重反映当代农业问题和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当时住在北戴河海滨，原本准备很好地休息一下，但是汹涌澎湃的海潮，激发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其实要写这部书的打算，却是在创作《群山》之前。1989年到1992年，整整三年时间，我由陕西省委研究室下派到渭南地区潼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经济和农村工作。当时正值“八九”事件之后，中共中央下发1990年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1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我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领导全县“社教”。几十个乡镇分期来搞，每期三个月到半年，一连搞了四期。当时对于开展此项工作，从上到下认识上并不统一，因此，工作开展起来可谓是困难重重。但从农村当时的实际出发，我深切地感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十分深远，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大量素材，打算写一部小说，却远不仅仅是为了反映这一段生活。当时也想到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在20世纪末20年中，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来讲，这项具体的工作，也许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历史插曲，甚至于也像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一样，至今也只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但无法否认的

是，它毕竟在广大的中国农民人群中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仿佛泥泞中前行留下的一串艰难的足迹，滚滚而过的历史洪流可以淹没它，但却无法否定它的曾经存在。其实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脚窝都是一个载体，当你真正了解或理解了它，便会为其内涵的丰富而惊叹！

中国社会的变革，历来是由广大的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变革，又是经历了何等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呀。没有平坦的大路，甚至连羊肠小道也是前程未卜。一次又一次，我们欣喜地以为已经找到了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的金钥匙，但以后的事实往往证明，我们得到的并非是长效的灵丹妙药。许多时候，我们是在艰难的探索中，甚至是在迷茫中前行。犹豫不决、徘徊不前甚至经历曲折已经是反复多次。然而，也正是在这艰难的探索和努力中，体现了百折不挠和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我们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以建国前后为例，20世纪40年代末，即建国前夕，由根据地、解放区到新区，我党领导农民群众先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出现了“左”的偏向，有相当一些地方分了富裕中农的土地，把地富扫地出门，甚至乱石砸死，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统战和土地政策，造成了混乱。毛主席亲自部署“纠偏”。土改之后，即全国解放之初，由于天灾人祸及经营能力的差别，农村中分得土地的广大贫雇农又开始出现了卖地买地的现象，出现了新的“土地兼并”和新的“两极分化”。这是领导中国人民谋求翻身解放的共产党人所始料未及的。有些地方，农民自觉开展互助合作，用集体力量抵制天灾人祸和新的贫富差别。于是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全国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以后又成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然而在集体经济的优势还未曾充分显现的情况下，广大农村又不知不觉地刮起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冒进风，再加之“浮夸风”的推波助澜，出现了“大跃进”、“大锅饭”，刮起了“共产风”，导致了“穷过渡”，给广大农村和农

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境遇。加之国际风云变幻，紧接着便是饥饿难耐的“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及时召开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始调整政策，实行大规模整顿。经过两年努力，到1963年时，局面大为好转。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又受“左”的干扰，大整“四清”，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人人洗手洗澡”，整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搞得诚惶诚恐，人人自危，有些地方也死了人。“社教”尚未结束，“文革”即又开始，以后是十多年的“左”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再加之“勒紧裤带，支援世界革命”，形成了“大锅饭”的体制，出现了有活干、无饱饭吃的奇怪现象。广大农民群众劳动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再以后就是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制定党的新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温饱问题普遍得到解决。以后便出现了一家一户经营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自给自足、小生产方式与大规模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此，也强调实行“双层经营体制”，强调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但问题至今未能有效得到解决。加之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个领域“秩序混乱”，党的农村各项政策配套落实不够，致使“农民负担过重”，基层干部作风漂浮和对农民思想教育的放松等问题日趋突出，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出现了不容回避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改善农村状况。例如扶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费改税、撤乡并镇、村级“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农村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等，每一项新政策、新举措的实行，都程度不同地缓解或解决了某一方面的矛盾，也为农村稳定和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但同时，也难免要遇到新的阻力

和挑战，可谓是旧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的又产生出来。我们的农村和广大的农民，就在这样艰难的探索中，披荆斩棘，历尽坎坷，艰难地前行；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在这重重矛盾之中，曲折延伸。其坚韧悲壮之状，足以抵得上是一次永无止境的长征。

《雪祭——1992年古关纪事》，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而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描述和塑造。可见其悲剧色彩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其众多人物身上的英雄主义的本质，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其实在起初，我并没有预计着主人公丁坚会“壮志未酬身先死”，但客观和主观存在的逻辑发展，使这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笔者自己影子的倾注了深情的人物，却因工作的积劳成疾，累病而死。这不仅仅是他宁折不弯的个性塑造的需要，更是在那么一种典型环境之下，典型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主人公丁坚的身上，具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未来社会发展的光明的趋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写小说不会编故事，是我的悲哀”。的确，这本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更缺乏引人入胜的“传奇”情节。但它却是笔者真正经历和体验过的真实的生活。其中的每一个情节甚至细节，每一个哪怕只是着笔很少的人物，都是在我的身边存在过的，甚至是我自己经历和结交熟识的。当然这绝不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尽管其中的确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子，是我人生所真正经历过的一段令人难以忘怀和难以割舍的生活和感情。其中进行过了艺术典型化的过程的人物，已经远远不是生活原型的照搬，因此，生活在我所反映的这一特定环境中的读者，也就大可不必“对号入座”，以免自寻烦恼了。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自上而下地出现了一股逆流，即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一些人和一些媒体有意无意地贬低和抹杀共产党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先

进性及楷模作用。这从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八九”风波的发生，是很不公正和很危险的。《雪祭——1992年古关纪事》中，我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群共产党人的形象。有省、地、县、镇、村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有各种身份的普通共产党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着的。然而，这在当时，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是人民的愿望，时代的呼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未来”，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长期的奋斗中得出共识。小说完成五六年之后，中共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召开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毅然决定将这部压了五年之久的文稿拿出发表。同时也很不留情面地写了反腐倡廉刻不容缓的问题。这在“八九”之后，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突破”。对于农村形势的估价，更是具有某种“风险”，今天看来，也都不算什么需要勇气的事情了。

这本小说，在艺术上，首先是追求了语言的散文化，追求一种诗意的优美，在人物的塑造上则是力求真实。

生活不可能是单一的色彩，人物也是形形色色的。即便在“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下，也不是一个模式。作品力求如实地塑造真实的生活形象。即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人物，也有党内的腐败分子。对于党的各个时期的农村政策，各种年龄、各种经历和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总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们描写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等于就是在肯定或否定党的政策。小说不是评价和裁断历史的判决书，而是展示历史和生活的万花筒。要允许各种声音和五光十色并存，以展示生活的丰富和精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出现了一种偏向，即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忽略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这

样的一个十分注重精神作用的国度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道德沦丧和精神滑坡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农村落后和农民愚昧更是发展过程中的灾难。因此《雪祭——1992年古关纪事》中所反映的现实问题，无论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之下，都是不容忽视的。

忽培元

2001年5月 写于延安

1999年世纪之交，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八九动乱”的震痛之后，十年休养生息，改革与发展形势大为好转。农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此后，文学界倡导作家创作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书稿寄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位编辑看过，答应尽快出版。不巧，由于当时两本所谓畅销书出现思想倾向问题，造成出版审批严控（其实是停滞）而搁置。本文即是当时应编辑之约，为小说写的序言，距今已经整整六年。此次发表，我只是对文字做了个别修定。特此说明。

2007年5月 补记

目 录

序言：关于《雪祭》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9)
第六章	(49)
第七章	(61)
第八章	(70)
第九章	(79)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7)
第十三章	(127)
第十四章	(138)
第十五章	(152)
第十六章	(162)
第十七章	(176)
第十八章	(191)

第十九章	(204)
第二十章	(218)
第二十一章	(233)
第二十二章	(246)
第二十三章	(261)
第二十四章	(273)
第二十五章	(286)
第二十六章	(297)
第二十七章	(309)
第二十八章	(319)
第二十九章	(330)
第三十章	(341)
第三十一章	(351)
第三十二章	(365)
后记：迟开的花朵	(374)

第一章

风渐渐小了。夜汽像水一般漫溢在窗外，很快便凝结成冰凌花重叠在窗户玻璃上，如同一幅山水雪景图一般耐人寻味。远处歌舞厅的嘈杂不知何时停息下来了。气象站每日照例送来的天气预报上讲“今晚阴转雪”，这是初冬以来第一场雪。旱塬上的小麦，也许眼巴巴正瞅着这一场雪哩。古关县县委书记丁坚想着，有些兴奋地放下笔，搓着手站起来。炉里的火不知几时烧过了，他提起炉盖，只见有几块灰白的乏炭尚且隐约地透着暗红。伸手摸摸，炉筒也还有些温热。他忙丢下炉盖，找来一张过期的报纸，揉成团，压到炉膛里，又在上面积上几根劈柴，随后放上煤块，盖上炉盖。像是播下了希望一般，等待着那呼呼的火焰能重新跳跃起来，燃烧起来。当他忙完了这一切，洗洗手，重新站在办公桌前，瞅着窗玻璃上那雪景一般壮观的银白世界，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悲壮的庄严和强烈的使命感。不知何故，每当他站在黄河南岸支离破碎的原野上，面对苍茫秦岭，总有这种心境出现。而正是这种悲壮的情绪，常常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是那种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的人，这在他的家乡陕北，是最富有男子汉气概的典型性格。这种性格，就像那被厚厚的黄土梁峁覆盖的坚硬岩石，有着不易被人觉察的坚不可摧的内涵。他的体格，其实也就是他的性格的形象写照：一米七二的个头，虽谈不上伟

岸也不算低矮。由于脖颈特粗、肩膀过宽，倒显得有些敦实。走路来身体略微前倾、小幅度地左右摇晃着透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勇力，那是从小总在陡峭的山路上负重爬蜒造成的。头发浓密坚硬，总是留着介乎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寸头。一根根倔强地竖立在头上的黑发如同那浓黑的眉毛一般，时刻向人暗示着正直忠实的秉性。时常穿着那身深蓝运动服，这在以西服完全取代了中山装的全区十几位县委书记中就有了几分与众不同，加之三十八岁的少壮年华就担任县委一把手，这本身又为他添了几分引人注目的魅力。

炉中的火，终于如愿以偿地燃烧起来了。铁筒儿炉子欢欣而热烈地发出呼呼的声响，房间顿时暖和多了。窗玻璃上的冰花开始融化着，有些地方逐渐亮出了黑色的夜空。或许是由于室温的升高，他感觉有些犯困，头有些发昏，两面太阳穴又有些胀疼。便离开办公桌，在紧靠后窗的人造革沙发上坐下来，给茶几上的水杯里添一点热水，端起喝一口，又点燃一支香烟，头仰在靠背上慢慢地抽着。并且习惯性地把热水杯端起来，用发烫的杯壁在两面太阳穴上交替熨着，疼痛随即缓解了。在中国的经理、老板们最讲究办公室的豪华和考究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这位县委书记的办公室，还是建国初期的建筑物。能够想像得出，当初这种开间较大、起架较高的房子，在全古关县也许还是一流的盖造。然而四十年之后，可就大大地落伍了。他说不大清住在冬天生着铁筒炉子、夏秋势必漏雨的老平房里办公的县委书记全国还有多少。早先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实在太忙了，忙得顾不得注意自己的衣食起居和生存空间。只是有一次秋雨绵绵时节，当他深夜冒雨拖着疲惫的身子下乡回来，正想倒头睡觉时，才发现办公室里作为卧室的套间屋顶漏雨了，天花板上有一大堆泥皮毫不客气地落到了他的铺上。这一回，他想不关注也无法绕道儿了。第二天，常委们得知后几乎一致请求县委基建。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武才显出姿态很高的表情说：“官修衙门，客



丁坚

修店，县上财政再困难，每年省、地总还给一点专项基建款子，挤出百八十万给县委盖一座体面的大楼！”丁坚听了半晌沉吟不语。他知道所谓专项基建款子，无非是上级业务部门投资新建或扩建学校、图书馆、新华书店、医院、妇幼保健站、托儿所、幼儿园之类的社会文化福利设施的。这些方面从前欠账太多，境况很惨。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五十万人口的一个县竟然没有一座图书馆；县剧团和文化馆几十年凑合着挤在破败不堪的文庙里；解放初期成立的县中医院至今还在塌了屋顶临时用席棚油毡遮盖着的危房中开业……“官修衙门客修店”，正是在这种陈腐观念下，县政府才决定拆了七十年代末修的旧楼，又盖新大楼的。这项工程是在新老书记交接过程中由陈武才主持定下来的，被许多干部群众讽喻为“浪子工程”。丁坚上任后几次提出压缩规模，陈武才执意不肯，想到这些情况，他心情难以平静语气格外沉重：“同志们，‘官修衙门’，这是封建社会老掉牙的观念。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封建官吏，上级派我们来，不是要我们修一个冠冕堂皇的‘衙门’，而是指望我们把一个文化教育落后到年年高考剃光头，年财政收入仅三、四百万，几乎完全靠吃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的愚县、穷县变成智县、富县……”他在那次县委常委会上讲了这话，县长陈武才听了大为不满。

其实组织开始并没有派他来这个县工作，而是要提拔他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下来之前他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几名处长中年纪最轻，而民意测验得票最多的。在许多人的眼里，他完全可以平步青云地去做那个整天在省委领导人眼皮底下转游的“无事官”，但他主动请缨，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眼下上任快满一年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面前横着一座秦岭般峻拔的巍巍苍山——几十年间他的十多位前任梦想跨越而终究未能跨越的困难。在战略上，他是属于那种蔑视困难的英雄主义者，但他并不敢在战术上轻视困难。他深知共产党仅仅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就从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